

以取天下哉。取天下者，城可拔而不必拔，國可取而不必取。審彼我之勢，究利害之源，故天下之所爭者或不之爭，而一旦奮起，則嚮之所不爭者，皆不得不不歸我。然後天下無不可拔之城，無不可取之國矣。斯之謂英雄。吾觀織田右府之為人，雄猛果於殺戮，其於利害似不能深究者，然觀其所以經略天下，則深謀遠慮，有不易測者。何以言之？今夫長篠之捷，乘勢長驅，則甲斐可滅也；姊川之役，乘勝窮追，則小谷可拔也。而右府不爲當此之時，天下之所畏者謙信，而謙信之所日夜窺伺者右府也。而武田勝賴介在其

間，謙信宜先滅之，以圖右府，而不之爲者，蓋有術矣。謙信豈不欲取甲斐乎？然其言曰：「吾與其父爭而不能取，及其子而取之，吾不忍爲也。」謙信固嘗負義勇之名，今爲此言，誰不之信？即勝賴亦必傲然曰：「彼不復擊我，々無還顧之憂。」奈何不擊織田氏？此其所以日夜西兵而在謙信，則固謂彼猛而無謀，不能克織田、織田必能滅之。而織田之力亦竭，然後吾宣言、甲斐吾所不忍取，而彼敢取之，吾爲武田擊織田，則甲斐之人孰不之應？其術盖如此。夫謙信與信玄爭而不解，故右府得闢其國。今信玄既死，謙信乃將使右

府與勝賴爭而後并吞之、此英雄爭國之術、而右府知之、故甲斐可取而不取者以此也、至姊川之捷、則不然、長政義景相爲唇齒、而義景既敗、小谷之勢孤矣、况小谷名城、長政名將、拔名城、滅名將、此它人之所竭力而爭、顧右府乃不之爲、蓋名將而守名城、雖摧敗困蹙之餘、譬之猛獸傷而據穴、吾執戈殺之、彼必將跳騰號怒、極其力而後死、則我亦勞矣、况越前未滅、彼猶有所恃、則其所以激厲士卒者、未必無術、故小谷可拔而不拔者以此也、異日越前滅然後取小谷、謙信死然後滅甲斐、繇此觀之、右府之謀可謂

深而其慮可謂遠矣、若夫右府之善用人、則天下後世之所知、有不待論者、而其所爲實有不易測者、方此之時、海內群雄、唯北條勇而寡謀、天下之猛将足以辦之、故遣瀧川景勝、雖有謀而年猶少、天下之老將足以辦之、故遣紫田佐々、至於毛利氏、則其國大而有人、今欲取之、用勇將耶、吉川在焉、用智將耶、小早川在焉、是智勇皆不足以用、唯麗度恢廓之一羽柴、足以掩其吭而奪之氣、故命之羽柴、而兩川果知其不可當、此其審彼我之勢者、可謂明矣、嗚呼、右府於天下國家、則不取目前之快、而利害是究、唯其所以

待將士者時或不能然此其所以取禍歟雖然右府未取天下而沒而定天下者出於右府之部下則右府亦可以無憾矣

戰國英雄交爭卒無有及織豐二氏者六雄論亦以此二篇為最第一文辭

豐臣太閤

起得堂正

天下不能無強弱國家不能無盛衰而英雄豪傑將大有為於積衰積弱之餘必也踔厲風發一新天下之耳目然後能變衰弱為強盛譬之暴雷猛雨飄忽震蕩萬物殆為之摧碎然後天地開霽日月如新故

英雄事業不可以常理論也我神國嘗強矣殊域震懾朝貢相屬而彼一叛則王師出征故神后征韓之後在應神朝則二伐新羅在仁德朝則一伐新羅在雄略朝則一伐新羅二伐高麗在欽明朝則二伐新羅一伐高麗在推古朝則一伐新羅在齊明朝則一伐肅慎當是時視絕域如四境視海濤如坦途故徵兵四方萬里濟海而天下不以為勞其強盛蓋如此中古以降王室稍衰一變而天下之政出於相門再變而兵馬之權歸於武人四海之內猶有不畏皇威者何問海外鬼界

一小島耳。源右將欲伐之。而公卿難之。夫以彈丸黑子之地。武人欲伐之。而廷議難之。又何恤武人之跋扈哉。其衰弱盖如此。源氏亡而王室困於北條。北條亡而又制於足利。於是積衰積弱。有不可勝言者矣。南北一統。而足利氏之橫日甚。彼傲然以為天子我家所立。廢立唯吾所欲。則其有無固不足為我既不能及。則藉其力以濟我貧弱。此亦良策。於是之輕重。而明國之大。彼亦嘗聞之。乃謂彼土廣國富。脩使於明。得其爵號。以夸天下。得其錢貨。以布天下。吁亦甚矣。當是時。明國視我猶藩國。足利氏視明主

猶君上。而天朝之尊則天下不敢復問。衰弱之極至此。祖宗之憤固將有所待而發焉。故織田右府興而天下復知尊。王室豐太閤興而王室之尊殆復於古。至征韓一役。蓋將振皇威於積衰積弱之餘。祖宗之靈實有賴焉。顧其所以謀之者未必無私意。然而天將一振。皇威則太閤之舉。不可謂非天下之公也。十萬之師一渡海。而八道瓦解。解兵此亦足以利氏視太閤。而太閤一怒。明國震駭。不可謂不雪。祖宗之耻也。皇威於是乎赫然。

震於絕域矣。異日愛新覺羅氏之并吞明國威毒亦甚。彼豈不垂涎於我。然畏懼歛手不敢噬齧者太閤之力也。孰謂征韓一役無功於神國乎。

世儒論豐臣氏皆從其家成敗上起見故以西征爲窮兵黷武。伯卿通觀古今大勢故從當時西蕃不得不征上起見如此立論方可謂能說出大英雄心事者矣。文亦軒豁開素稱其正大之論。

八將論

蒲生氏鄉

天下之雄天下所慕也。天下之所不敢為者有英雄

奮然而為之則天下之欲效之者多矣。後之英雄非不欲不嚴前人之軌轍頗勢有所不可而積習已久有不可得而變者矣。源右將乘王室之衰弱據鎌倉以制天下而北條氏翦其子孫鋤其豪傑而奪之柄於是天下以為不據鎌倉則天下不可得而圖也。故當時之欲有為者唯鎌倉是圖及後醍醐帝平鎌倉足利尊氏乘帝之宴安擁立新主據京師以制天下於是天下以為不據京師則天下不可得而圖也。故當時之欲有為者唯京師是圖積習之久以武田信玄之權謫猶欲觀兵京師以蒲生氏鄉

之雄邁終身所願唯在挾

天子以號令天下鴻

呼挾

天子以號令天下鴻

願惟此一事必將居近畿之地伺天下之釁而遂平生之志外此則天下無可爲之業故在近畿則獲小國而不憂在邊陲則獲大國而不喜無乃知遵足利氏之轍而不知所以制天下歟今夫獲百萬之封跨肥饒千里之地而擁海內勁鷲之兵秀衡之所恃以抗鎌倉中院氏之所恃以摧尊氏一旦在我然猶且愀然不樂其志固不可謂不壯矣惜哉其爲積習所移而不知改足利氏之轍也雖然氏鄉之所以爲此

者亦有由矣夫織田氏曠世之雄也業雖不成而其所驅策任使者皆一時之人傑而其所以待之者亦已厚矣故織田氏滅而諸將不能忘豐臣氏陵蔑其子孫而諸將不能堪丹羽長秀以此憤激而自屠佐々成政以此見忌而罹斃而氏鄉乃織田氏之女婿其不欲受豐臣氏之籠絡亦明矣不然以氏鄉之才於成政何所慕而用其微識安知非憫其不忘織田氏而表其遺物哉則其所以欲必爭京師者亦安知非其欲爲織田氏雪耻哉唯其志氣猛銳不爲後圖徒知京師之可爭而不知韜匿以待天下之變徒知

陸奥之不可以爭京師、而不知足利氏之轍不足讓惜哉。

說出氏鄉心事、欲爲織田氏雪耻、於理或有之、然當太閻欲滅信雄時、氏鄉舍信雄而就太閻者何也、要之氏鄉人材卓絕、當時將帥中之尤傑出者、余謂太閻當征韓時、以氏鄉爲大將、委以韓地事、使得大展其所能、則西蕃庶乎可服矣、而忌其才高而不遣、以庸懦之浮田爲大將者、真可爲當時痛惜、而氏鄉亦居危疑之地、不能遵養時晦、竟罹宵人之讐、以酖毒斃其身者、正坐其才氣太高、鋒

鏗太露故也、余重爲氏鄉惜焉、噫。

佐々成政

盤根錯節、不得不待天下之利器、然操利器者自恃其利、無所不試、則其利亦有時而盡矣、惟人亦然、自恃其才、無所不用、則其才亦有時而躉矣、天下之未平、固英雄豪傑之盤根錯節也、故英雄驅使天下之才、使之皆盡其所長、當此時、天下之才皆欲試其一割、踴躍奔走、爭爲之役而不自知、故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非不快也、然而恃才取禍者、比々皆然、無乃失之大快與、吾觀豐太閻之平東西二隅、西則封

成政於肥後、東則封氏鄉於會津、二將皆織田氏舊將、授之大國而不願、殆有不可解者焉、及觀異日之處置、然後知其有深意也、夫太閤籠絡一世之智勇、削平數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固已快矣、但邊隅之地、久梗王化、強豪蟠據壘壁錯峙、蓋有不易遽拔者、而一旦大兵來伐、遠近靡服、降附相屬、彼雖不心服、亦不得不獨立、則其束手軍門、亦出於不得已、是其勢不得不復叛、故太閤不授之已之愛將、而授之織田氏之舊將、成政固嘗據越中抗太閤矣、雖力竭而降、太閤豈能委任而不疑耶、今廼授之大國、此固天下

之所驚、而成政亦恃其才、必欲試之盤根錯節、故受大國而不辭、已而國中果叛、問其魁首、則西海勇將、問其形勢、則成政之所未諳知、故戰不為不苦、然猶能假力鄰境、擊而平之、果不負其所自信、而太閤迺曰、汝何為不綏撫之、而激變遂賜之死、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然成政亦不為無過、方其受封之日、何不試思之、我嘗抗太閤、今何為封我大國、彼果欲盡吾才歟、抑欲擠我於險歟、以是思之、利害之際、豈不甚明乎、奈何恃才而不顧、以殺其軀、至於氏鄉、頗能鎮定、境內、故叛民不起於境內、而起於鄰境、所以無患也、

吾聞太閤初欲封立花宗茂於肥後、宗茂辭以群臣不欲、繇此觀之一時之豪、固有見其機者矣。太閤既殺成政、然後授肥後於清正行長、彼其初之所以不授者、果有所待矣。余益服宗茂之智、而悲成政之死焉。

成政果敢有膽、故其遇事風生、無所回避、然其終身所爲、殆類群盜、要非真正英雄也。若竹中重治、雖其早世、志業不終、然其智勇傑出、行事卓然、有不可企及者。伯卿乃舍彼而取此者何也、豈以其勢焰熏赫、有似大人物故取之乎、若然者余不敢

謂為通論也。

小早川隆景

天下知浪戰之為淺謀、而不知死戰之為深謀也。畏敵類乎持重、死戰類乎輕敵、庸將常以此藉口、而決機死戰、尤非庸將所能、何者、兵在死地、庸將所懼也。英雄常以之而勝、其所以冒危者、乃所以求全、而庸將不能知也。朝鮮之役、諸將皆有戰功、然其赫然振耀海外者、碧蹄泗川二捷、而碧蹄之捷、實隆景之功也。太閤以隆景為征韓謀主、可謂知人、而隆景之功亦可謂不負其任矣。當時諸將亦皆歎伏以為不可。

及則其功之偉固不待論然至其深謀天下後世有不能悉知者我兵之取漢城行長乘勝長驅直至平壤而孤軍深入亦已危矣於是設諸寨相聯絡以援行長是策也隆景發之而人皆知其爲良策已而明兵至行長敗平壤陷鳳山潰秀家乃令諸將退守漢城而隆景不從奮然曰設諸寨相應援正爲今日安得棄去秀家等以爲淺謀殊不知此則天下之深謀也今夫開城孤立後有臨津可謂死地矣李如松乘勝奄至勢如烈燄可謂勍敵矣入死地而禦勍敵此秀家等之所危懼而隆景欲決死鬪此豈徒爲大言

者哉萬里濟海以征外國人々危疑其氣易沮爲之將者亦縮退畏避軍何以奮此開城之所以不可棄而大江在後勍敵在前可以勵衆決死矣秀家等若能遣諸將悉銳援之則以決死之兵禦驕狠之如松一以當百々以當千々以當萬一鼓可破然後諸軍合勢掎角互進則復平壤必矣平壤復則我軍益奮朝鮮益蹙明兵益懼而朝鮮有不足取者隆景之謀可謂深矣而秀家等不足以知之隆景亦知秀家畏縮竟不能援而孤軍無援不可以戰遂棄開城而渡臨津夫既棄開城又不決戰而守漢城明兵乘勢來